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録

唐

傅奕

請除釋教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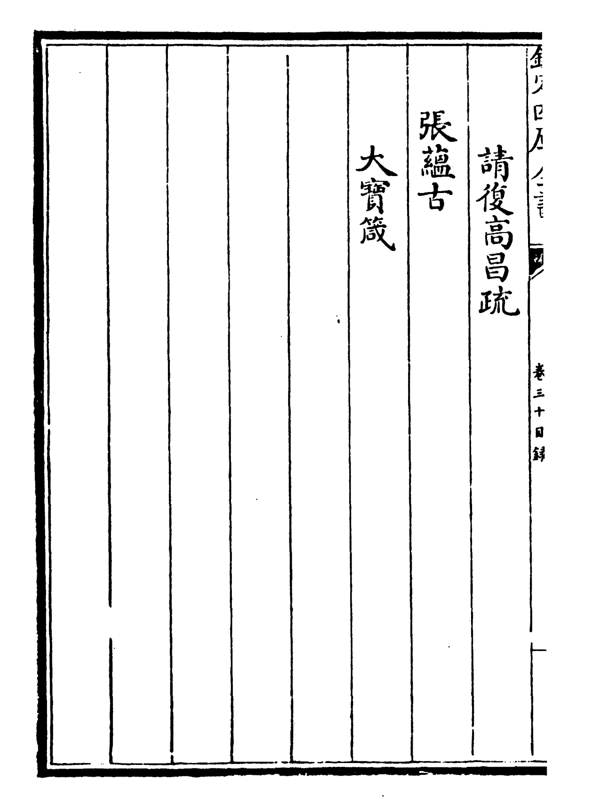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諫伐高麗疏
魏徵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十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藴古

大寶箴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傅奕 相州鄴人曉天文歷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

請除釋教疏 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年上疏

痛斥異端理明氣壯始能為此非過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梵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

激也

臣正治曰唐初承蕭梁元魏之弊故釋教熾行此踈可謂中流砥柱

考削髪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

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𡨋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周書洪範篇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苻石僭偽迭興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

東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

謇諤之辭得於宮
掖貞觀之治故爾
流聲千載

致堂胡寅曰太
宗非盛德之主

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

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

徐賢妃 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爲貴妃

諫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 後漢書光武將封禪求武帝元封故事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齊桓

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時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代征討不休營繕相繼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

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白虎通云封禪用金泥玉檢）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崑丘之役（貞觀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名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

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荒矣

次崖林希元曰首舉漢武齊桓以歸美太宗之辭封禪後勸之以大業易衰宜慎終如始字字珠玉句句藥石丹扆永鑑千百載後諫臣猶槩其餘喙

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

卧子陳子龍曰含諷抒箴婉麗深至非止姜后脫簪之規班姬辭輦之對也

臣德宜曰卻肉辭輦同其忠悃

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惟所居殿覆之以瓦餘皆茅茨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出錢雇人曰和雇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

遜其典贍

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麒麟閣藏書之所）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蹟興衰禍福之數得失

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房喬　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徇渭北喬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令進爵邢國公卒諡文昭

諫伐高麗疏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時喬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

文勢浩瀚靡有涯涘

瓊山丘濬曰房喬從太宗起民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

天下清謐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太宗雖不從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若此尚能憂我國家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

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因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禹偁方岳貢曰朝鮮小夷命將興師特易摧破而隋唐天子親屈萬乘駕六飛而終不克者遣將則偏師獨克便於趨利親征則六軍徐動計出萬全彼易於

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

為備而我難於再舉房公臨沒痛切言之可謂忠誠之至矣

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鍾繇張芝詞窮賈馬賈誼司馬相如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太宗征高麗至營州

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

身之胡三省曰明謹用刑重人命也踴躍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房喬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陛下惜之者葢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畧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葢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

身之胡三省曰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廷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
水心葉適曰太宗親回隋伐遼故能奪有天下乃復事高麗身與之終不畏他人踵其後乎不

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寃高麗臣莫離支弑其君建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議外為新羅報讎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

惟不誠反恨已亡之不勝爲異代雪恥其用心之謬見理之昏何止以好大喜功爲病哉

東發黄震曰房喬謀臣而守正至死不忘諫然所以爲社稷長計者未及也

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卒贈司空謚文貞

論治疏 貞觀十一年

反覆援引文勢自相貫注辭亦渾暢不拘

禹偁方岳貢曰語語人情之內自成格言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

臣廷敬曰所陳不主一意每段自為起止而議論相生穩切情事詳而不浮質而不俚卓然名奏議也

玉石之分又辨蕕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卒亡其國史魚所以遺恨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

臣乾學曰止善善惡惡一意精晰入微要之哲而知人以心相

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

過而已務寬大而或失之疏簡求精詳而或失之苛細皆不能無弊所以論知人而必本於知天也

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隙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

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

臣英曰好惡乃為治之本故篇首重發斯義娓娓特詳論德禮刑罰其說多祖董賈而文則有漢唐人之別

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焉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

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内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

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内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醲音驗復見於兹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

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强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

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

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

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

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豊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為君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許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

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秪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武王聞之退而為戒乃書於几鑑盂槃為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

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
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
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
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
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
以受物葢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
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
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

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堦墀事或犯顏咸懔

顧望況踈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秖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顔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効其誠欵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

論古今奢儉非擷華攬藻之文

水心葉適曰考徵傳中提耳訓

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諷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帝作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

飭與察父嚴師之語無異而大抵以煬帝為戒舜非不戒丹朱成王非不戒紂然舜則無之而太宗則有之也或又曰太宗何不自置於無過之地必待形於言動而後以受規為美余觀太宗罔念在前克念在後聖狂反予明白洞達如使苟身無過耻

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於見攻處偏受之地堕慢諫之域則其所喪已大矣此又學者之所當知也

水窓劉友益曰飛仙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是亦日月之一蝕也徵之諫

手手孫殄絶為天下笑豈不痛哉聖哲乗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地有九州八柱注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甲宫則神化潛通無為而

也宜哉

瓊山丘濬曰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深玩

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

風格詳整中特多懇到之語

震川歸有光曰十思之論過人

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

欲於將流存天理於將滅寔古今帝王之龜鑑也文字雖異於漢又一代之風氣矣

禹係方岳貢曰論君子小人之

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

際極中事情當時封德彝權萬紀之儔猶並列在朝故徵勤勤言之

見素林俊曰魏徵十思十漸疏為唐朝奏疏第一看來此等文字意懇至而詞不甚激卻有一段溫雅處太宗攝其嫵媚當不獨以其人也

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德也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

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即虞書亦行有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

易戒履霜書言惟幾皆致謹於漸之

過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論十漸不克終疏

貞觀十三年徵以太宗漸好奢縱恐不能克終儉約乃上疏諫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

義魏徵舉十漸以立說殆亦慎終於始之道也

水心葉適曰貞觀致治全在魏徵以諫諍事考之如堯舜禹益皋陶湯伊尹武丁傅說皆是防慮警畏功用非有驕溢敗德實亂於政也至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

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

尤精密不惟本無敗德亂政之累而其身未嘗不先以有過自處古人所謂防慮鑒省者抑又其次矣近世乃謂漢高祖唐太宗但以改過不吝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聽受禹益伊傅之進說精粗不辨微顯莫察於治道之統

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

紀所失多矣太宗之於天下其驕奢淫佚猜阻疑間動衆勞民者色色皆有使其天資不幸而不能聽諫又不幸而無魏徵之能諫則禍亂隨之矣然則實無過而諫不能忘與實有過而諫不可緩豈得並日而語哉

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

臣熙曰唐初諸人文尚排麗魏鄭公獨長於論事質實而不雕琢陸宣公獻納之文多本於此

臣德宜曰古人敬小慎微必於

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

其漸太宗政治
未至鮮終徵總
總致戒者亦不
忘在莒之義也

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毁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臣更敬曰太宗功烈高出唐宋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内除畢弋之物外絶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

而徵所陳如此者將比隆於三代也英明之畧濟以敬慎之心則初終如一此疏其見徵之遠猶

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閒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

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巳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巳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

臣英曰貞觀之初非無水旱而儲備有術民無攜貳可以識天行有不齊之數人事有補救之權也

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敎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兇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爲中郎將結故部落爲亂犯行宫踰四重幕衛士死者數十人追獲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

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

開闔盡變列論臣
品可謂曲中

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

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强理直遂列為屏幛朝夕瞻仰又錄付史館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馬二疋

求賢審官疏 貞觀十四年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

水心葉適曰太宗初立謂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於是有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閣之事此太宗自知治道所由不待

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漢書武帝使李廣利伐大宛取善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

人言而發者也此疏亦即此意

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葢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

臣乾學曰六邪六正曲盡人情之變無以百家之言而忽之

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絶其

臣英曰分別臣品以為審官之

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

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

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

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

辭不煩蕪而義甚奧辭彌足使人繹思

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狥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貞觀初召對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

請罷修乾元殿疏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疏諫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瓊山丘濬曰唐太宗之為君也嘗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至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孱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

受亂亡之禍哉

南湖丁奉曰元素為憲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桀紂煬帝為比是真臺諫也繼為東宮庶子事承乾遊畋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致使承乾遺戶奴揭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

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

夫承乾下愚不足責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何耶

水窓劉友益曰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修之然一聞張元素之諫隨即罷役此魏徵所云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哉

閣公徐半遠曰唐初諍諫之文

造此殿極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史記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則天下幸甚矣疏奏太宗

氣直者多詞雅者少此文為庶幾

該洽精詳深明於損益之宜利害之故可謂閎辭碩議矣

子京宋祁曰建侯置守如質文

顧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洛陽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止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疋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曰康

封建論

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

過救亦不可一槪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師古諸侯比也故王者所救為之勿及於弊則善矣

東萊呂祖謙曰隋氏雖亂黎元

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絶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籙紹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始蒙德澤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廟社禮樂儀衛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俸祿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税不多貢賦所資在侯甸之外今並為國邑府

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南巡沒水中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受命之主德異

藏必虞諸侯朝宗無所取給未可四也燕秦趙代俱帶蕃夷追兵内地遠赴邊亭將有他變未可五也至名儒劉秩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至謂郡縣可以少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啟夏禹之子誦周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顔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

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鍥音刻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鄉公名髦為司馬昭所弒寧異申繒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彊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

臣廷敬曰封建郡縣人持一說而古今異勢此成法之所以難泥也然主郡縣之說者止據時

盡髽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髽莊華切崤陵之師隻輪不返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益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士衡名機著五等諸侯論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元首名冏

勢以折人而此獨推本德教所見出人意表

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形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與二人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遂弒靈公徵舒夏姬子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公令伋之齊使

臣乾學曰封建不可復行自是氣運使然議者紛紛大率膠於

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殺之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至官舍後漢何並為潁川太守每至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敝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輿子資藏布衾敝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後漢范丹為萊蕪縣

成說而不能權之情理耳斯論既出柳子厚馬端臨繼之始有所析衷矣

臣杜訥曰溯封建之流弊在春秋時已然則拘牽古法者益失所據矣百藥殫心謀國故著論透闢乃爾

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

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後魏拓拔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隅習文者學長短從横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開皇隋文帝年號文帝為周宣帝后父宣帝崩輔靜帝因受禪驅御羣英任

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兹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

劉篤之辭出之以委蛇蓋由其忠誠内結耳

致堂胡寅曰自古繼世之君得

晚馬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會馬周亦上疏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貞觀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㦖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區區惟陛

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慊周若以此深啟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車不杞自止矣南湖丁奉曰貞觀將相皆隋舊臣絶無節義惟馬周筮仕於唐

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尚

遭遇太宗忠盡累蹶一言孝敬上皇一言親事宗廟其餘莫非陳善閉邪犯顔觸忌之語史氏識其不逮傳說呂望是責備賢者耳若論貞觀之臣則周之出處純乎無玷者適山楊時曰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雞者

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家國蒙患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左傳越椒反楚滅若敖氏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立其孫箴尹克黄正欲存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

豈所以克肖其君哉

也（欒黶欒武子之子晉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及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惡實章）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雖翰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阼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雖

開引其端而所包至廣政之體要畧盡於此

術踰等儕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初除秘書郎歷官侍郎卒贈侍中謚曰憲

上太宗勤政疏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水心葉適曰此文本為中書侍郎時為貞觀十一年穀洛泛溢而上封事也可謂切於治體新史削而不載唐人議論雖若淺短然如此見識新史本所不及故輕棄之也

臣鴻緒曰典雅肅穆絶無囂張之氣

户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揺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大禹謨 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

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

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殷太戊時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雉雊於鼎耳殷高宗時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輙陳狂瞽伏待斧鉞疏奏帝深納其言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貞觀中為起居郎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累貶愛州刺史卒

請復高昌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唐之郡縣高昌者國家脈遠之畧遂良請復高昌者臣子謀國之忠兩者正不妨並美耳

東萊呂祖謙曰太宗志在西域自高昌始故得其地而守之不暇顧勞費魏徵遂良之諫萬世之長策也太宗不暇顧背此後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

焉耆龜茲之伐繼行遂置西鎮而中國之民萬里征戍自茲始矣

南湖丁奉曰夷夏不容相混天地之大分也太宗郡縣四夷以縱一時之貪然戍守艱難不踰三年而即自悔咎故君子取其悔而病其貪也

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請都護光武不許葱嶺西域山名孝章即位都護來歸明帝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章帝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帝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自

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禹偁方岳貢曰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以太宗之雄才大畧而褚公贊之皆以深長切近之計固宜其國無遺謀

水窓劉友益曰取一國而郡其地誠威擧也以理觀之利入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遂良之諫非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

於販肆終朝情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易繫辭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篇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大之心勝之也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張蘊古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蘊古以為不當死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悔之

炳炳琅琅如觀禮樂之器

南湖丁奉曰予讀唐史惜張蘊古之無傳而大寶箴之不録也至少微與網目録之則蘊古之忠賢得白矣又惜乎箴內諸詞太宗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衆

大寶箴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名篇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

怒而後加刑伸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即於蘊古而反之不待衆怒特以權萬紀一言遂怒殺之嗚呼蘊古之箴能庇萬人而不能庇一身可勝慨哉

荆川唐順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守位之難其

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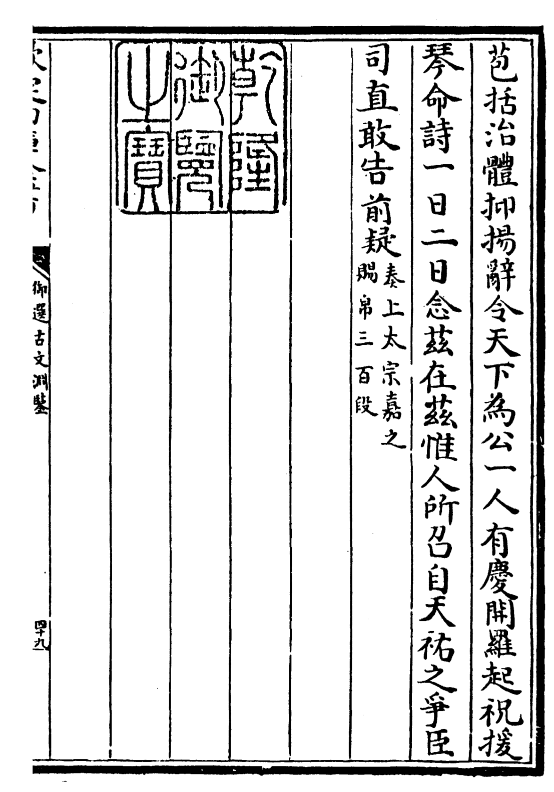
辭委曲可示鑒戒

震川歸有光曰名世之見名世之言誠足鐫金石而勒鼎鐘者

臣鴻緒曰義蘊博大如海涵地負綜括靡遺而言言精確皆堪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辛毗諫文帝事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玆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書曰無偏無黨書洪範篇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冕十

有二旒垂於延之前後取目不視惡色之義 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黈他口切纊音曠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金鏡一篇太宗自著 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苞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奏上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